

都市

三點式

韋丘 著



都市三点式

韦
丘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都市“三点式”

韦丘 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淘金坑42—43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8.25印张 149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 2000册

书号: ISBN7—80521—063—2/I·26

定价: 3.10元

序

沈仁康

韦丘同志是在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的激越歌声中投身革命的。那时，他还没有成年。半个世纪前，抗日的烽火，民族的危亡，使许许多多的人奋起，使整整一代人早熟，斗争把青年，甚至把少年投向了救亡前线，他正是其中的一分子。他1939年春在翁源县香泉河畔入党。此后随东江纵队，转战于博罗县的罗浮山等地。日本投降后又北上粤、赣、湘边的油山、帽子峰。这地方是浸透斗争豪气的地方。1279年文天祥被元军逼解北上路过古梅关时，就吟过“梅花南北路，风雨湿征衣”的诗句；1936年冬，陈毅元帅伤病伏丛莽间20余天，自虑不得脱险，就在油山写过气壮山河的《梅岭三章》……当韦丘同志重回这些地方，感触是良多的。南粤这片土地，风调，雨顺，艳阳，可是由于“左”的牵羁，20年停滞不前，当年衣衫褴褛、食不果腹的赤心为革命的堡垒户，生活竟依然如昔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使全国，也使南粤从“左”的桎梏下解脱出来，仅仅几年，其变化之大，非用“天翻地覆”，不足以形容其声势与速度。《热风里

的足音》这部集子中的文章，大抵是讴歌这种变化的。
因为有感而发，从实处出发，读来亲切和感人。

珠江三角洲、万山群岛、深圳、珠海、高州、南
雄、梅县……在他笔底生花；

澳门，在他笔下，与我们缩短了距离。

散文的题材是最广泛的，人们尽可以不着边际地写景写情，写风雪月，写好了也有读者，也有人叫好，我以为，小说、诗歌要贴近人民，散文也要贴近人民，写他们的愿望、心态，写他们能引起共鸣的事物，写他们浓馥的生活气息。韦丘同志的这些散文，我认为是热爱生活的那一类的。他在抒写中，能真诚地、真情地、真实地剖白，读起来没有那种“隔了一层”的感觉，对读者有一种敲击力和渗透力。

韦丘同志是位诗人，他出版了多种诗集，有《红花集》、《瀑声》、《青春和爱情的故事》、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、《迈出窗口》，其中《青春和爱情的故事》，影响广泛，印数很多。他同时也写散文，他曾出版过散文集《纽约；四十四小时》。因为是诗人，他的散文从立意、选材角度、语言特色、以及抒情特点，都有诗味。收在这个集子中的《乡情》、《井冈山的思考》、《缘份》、《凉台上的遐想》等篇，以其抒情，娓娓道来，富足的生活韵味，流彩而富含情愫的语言，给人留下印象。《热风里的足音》、《都市“三点式”》等，又以它们的直率、亲切，吸引人们。

当然，过分地用诗笔写散文，也会带来不足：叙述方式平直，放不开，往往用概括式的抒情替代了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。这是诗人写散文时常有的局限。

1987年9月2日

目 录

序（沈仁康）	〔 1 〕
都市“三点式”	〔 1 〕
热风中的足音	〔 8 〕
南海明珠协奏曲	〔 29 〕
流花玉宇赋	〔 45 〕
复苏的高凉古郡	〔 49 〕
马贵山歌	〔 55 〕
翠香流贯的山地	〔 59 〕
丰林新事	〔 67 〕
高州抗灾侧记	〔 72 〕
粤西新鲜事	〔 78 〕
高州，听听我的心里话	〔 83 〕

金三角里的金娃娃	[88]
三上桂山岛	[103]
任重道远话雄州	[112]
翁源纪事	[118]
南岭村散记	[130]
天涯芳草染青山	[136]
拼搏, 抢占时空高地	[150]
雁洋风采	[164]
乡情	[172]
井冈山的思考	[179]
恐龙化石与三影塔	[184]
西南西北行纪实	[189]
菜篮子问题和竞争机制	[189]
过桥米线·成都小吃·羊肉泡馍	[195]
旅游热与旅游“热点”	[201]
旅馆琐事	[206]

“圣地亚哥”的启示	[212]
凉台上的遐想	[218]
“缘份”	[225]
汽车密度的世界冠军	[230]
诗的友谊，友谊的诗	[234]
后记	[252]

都市“三点式”

第一“点”：北京

将近两年没有到北京了。今年深秋，我坐飞机到首都开会，走出了机场，天气还不算冷，天空一片晴朗，京郊大道两旁的树木、田野，还有几抹绿色。

住进了两年前住过的京西宾馆，除了东门堵了改走西门之外，一切如旧：两重门卫、宽阔的客房、热水日夜供应不绝、商品单调的小卖部和售货员那不冷不热的眼光……只有一个柜台是热情的，那就是民办的、屡遭折磨但又挺腰硬顶过来的都乐书店临时售书点。它给这座过份庄重与冷峻的宾馆，平添几分温暖感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给一个老朋友打电话，请他出来逛逛街，然后上馆子吃午饭。不料对方回答是：“逛街可以，上馆子嘛，您饶了我吧！”原因很简单：在北京上馆

子简直是“贴钱买罪受！”

我不相信！见了面再说。

我和朋友迎着晨光走着走着，一处百货大楼的大门，象一扇紧闭着的水闸。而等在外头的人们却象被堤坝挡着的潮水，用焦急的心情浪涛，去叩击巨大的闸门。好容易等到闸门开启，便一泻而入，顷刻间淹没了各个柜台。我和朋友不由自主的被这股潮水卷了进去……

人们把紧俏商品购买到手，尽管腰包掏空了，但舒心的感觉却在抹去一头汗水之中充分地流露出来。

朋友对着我眨眼睛。我还是不为所动。

于是，我又拉着他走进附近的菜场。凭良心说，该有的都有，就是价格高了一些。特别是鱼，都是冻的，价格比广州高达一倍多。两指宽的鲢鱼，要卖3元2角1公斤。

最使人难受的，是卖东西的，趾高气扬；买东西的，低声下气。朋友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：“在北京，买东西不受气算你够运气！”

日上中天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便死拉着朋友上馆子。朋友说：“你算了吧，还是到我家里将就点吧！”

我不死心，一连跑了好几家，每一家都是人头涌涌，自我服务。这位吃着，身后都有人站着等你吃完。吃饭的比等着吃饭的还要焦急。……我死心了，跟着朋

友回家去“将就”。

晚上，尽管仍然是那样宁静，但我总睡不好。迷糊中竟然老是见到在空疏与广漠中，闪烁无数焦虑、躁动、急迫的眼睛——与那貌似从容不迫、漫不经心的笔直而阔落的大道不相称的眼睛，睥睨着这庄严而冷峻的大宾馆的眼睛……

尽管有双重岗哨在两重大门之外守卫着，但我仍然是睡不安生。

第二“点”：深圳

离开深圳已经三年了，虽然中间每年都回去几次，但大都是陪同客人参观、参加会议，来去匆匆，实在来不及认真看她几眼。尽管当年我是从推土机的宽口铲、吊塔的钢索和铲斗，以及脚手架的缝隙中看着她由平面的图纸变成立体的实体的。

今年初冬又回去了一次。深圳的市区仍然以高速度扩展着。马路宽敞笔直，建筑物多采多姿。一个现代化的城市，崛起于罗湖桥畔、深圳湾前。

罗湖区，商店林立，货物满目琳琅；餐厅饭店，星罗棋布；菜市场，蔬菜鱼鲜、猪鸡鹅鸭……应有尽有，价格并不比广州高多少。

走出罗湖区，来到新建的工业区、住宅区，却有一

种冷落感袭上心头。街道是整洁的，房屋是漂亮的。入夜，住宅区华灯灿烂、音乐悠扬，可惜却没有几间小商店和小食店，更没有“大排档”。仅有的那么几间，也是赶早收市。一想，原来都集中到罗湖区去了。当罗湖区的歌台舞榭、酒楼茶肆顾客盈门之际，正是新城区和住宅区关门打烊之时。

是的，深圳不过只搞了七年，工业区、住宅区与生活区的血肉关系，在设计之初，可能考虑不周而造成今日之冷落也难免。继而再想，也不尽然。取消大排档，把商业集中一处，固然可以使城市美观整洁，但也给职工与居民带来许多不便。在国外，我也见到不少商店常只有三数顾客，比深圳的工业区、住宅区更为冷落。但外国人（特别是发达国家，私人拥有汽车等于我国私人拥有单车那样平常）购物是开车到商店的，一次就买它足够十天半月之用的食物和日用品；也可以电话购物，商店用汽车送货上门。所以商店虽然门庭冷落，内部却是货如轮转。

深圳人家，无电冰箱者鲜矣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与食物，也可以一次买它个十天半月。但说到私人汽车，就不能望港、澳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之肩背。于是我忽然又猜想：深圳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部门，在规划与设计伊始，是不是没有考虑到我们私人拥有汽车者，还是绝无仅有这一点，才形成如今工业区与住宅区的冷落与不方便呢？

第三“点”：广州

现在，我越来越爱我们的广州大城了。

广州，还没有一条马路可以与北京许许多多笔直而宽敞的大马路相比，更没有地下铁路。立交桥虽然陆续增添，但仍有不少葫芦口，致使车辆堵塞的难题至今仍未解决；每逢节假日，人流车流汹涌连走路也得排队。噪音使人烦躁，空气污染使人减寿……

但是，当你走在喧闹的人群之中，你会发现广州人在越来越加速的生活节奏里，挤迫中见从容，喧闹中见淡定。

是的，广州人并不忙着去抢购什么生活用品和食物，甚至可以说连高级消费品也不存在紧俏问题。到处是商店与摊档，夜间还有灯光市场，随时随地，任君选购。广州人也不用为一日三餐的副食品奔忙。国营市场、农贸市场比比皆是，而且价格稳中有降。想上馆子吗？腰缠万贯的，可去中国大酒店、花园酒店、白天鹅与东方宾馆。略有积蓄的，可去泮溪、广州、大同、大三元……等酒家。一般人等，则到处有丰俭由人的茶楼饭馆以至众多的大排档。客人突至，下楼拐弯，烧鹅、烧鸭、白切鸡……立时买回待客。夜来无事，想与二、三知己吃夜宵，夏天可以到长堤吃粥、炒粉、炒田螺，

或到有冷气设备的餐厅喝啤酒、咖啡、吃西餐。寒冬腊月，不但不见冷清，反而更加红火。围炉而饮，或吃狗肉，或打边炉（火锅）……

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竞争，而商业上的竞争就注定要把买者当作“上帝”。趾高气扬的“官商”作风也注定要“败走麦城”。以“官办”而不可一世，视顾客如草芥者的日子已不好过了。过去我难奈你何？现在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不到你那里买就是了，不但不止有你一家，大大小小的“分店”多着呢！

广州的风气变了，向着“微笑”变。

多动听的号召：“微笑传递友爱，友爱唤起微笑。”

你在许多商店可以听到顾客与售货员如下的对话：

顾客：“唔该你（请你）拿××来看看。”

（售货员微笑点头，拿过顾客要看的货物。顾客选中，付款。售货员找过零钱。）

顾客：唔该（谢谢）。

售货员：“承惠（多谢惠顾）。你觉得好用（吃），请下次再来买啦。”

在小摊档，小吃店，烧腊档的个体户，对过往的行人就更为殷勤：“阿叔（婶、先生、小姐……）想买些（吃些）什么呢？”之类的带着微笑的问话，则随处可见。

我多时不去市场买菜了。最近因保姆另有高就，便又“重操故业”到珠光路市场买菜。我在一档国营的猪肉

店买了几只猪肘。用不着我开声，那位切肉大婶，便主动为我把猪肘破开，用刀砸成碎骨头，然后用塑料袋包好。送过来时，脸带笑容说句“承惠。”我当然也报以微笑，说一声“唔该。”我去买鱼，售货员主动问我要不要打鳞洗净？……这些，在过去是不多见的，现在，却越来越普遍了。

以上这些本属鸡毛蒜皮之事，也许有人会以为何足道哉！但我却从中体会到商品经济带来的商业竞争对于一个城市的繁荣，对于居民生活的方便竟是如此息息相关。在竞争之中，自然使竞争者不得不去考虑商业道德的加强和礼貌待客的重视。

都市文明，内涵极为深广，但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无形中人们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却是事实。至少在文明礼貌这一点上，是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。

文明的广州少不了您的微笑！

微笑，使你乐观向上。

微笑，使你热情开朗。

微笑，使你真诚友好。

微笑，使你文明礼貌。

我越来越爱我们的五羊城，不仅爱她的物质丰富，生活方便，也爱她的灵魂逐步趋于“净化”——在越来越多的微笑中，更觉得她从容淡定。

热风中的足音

——陪同中国著名作家访粤代表团访问珠江三角洲、侨乡和深圳、珠海经济特区的几页日记

1985.5.15. 广州。

投进“白天鹅”的怀抱

来了！从天上飞来，从陆上驰来，来自祖国的心脏北京，来自东西南北各地……

年逾古稀的张光年（光未然），精神抖擞下了飞机，霎时间，我仿佛听到了那震撼人心的《黄河大合唱》的歌声在机场回荡……跟着而来的是评论家唐达成，小说家、美学研究家鲍昌，著名小说家韶华、林斤澜、徐怀中、女作家曾克、丁宁、蒙族作家玛拉沁夫、彝族女作